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四十五回 柔色怡聲待遊歷客 卑禮厚幣聘顧問官

卻說黃撫台聽見來了外國遊歷武官，要去拜他，被藩台攔了一攔，把他氣得鬍子根根跳起，一面端茶送客，一面便叫轎馬伺候。戈什哈上來回道：「今天恐怕時候晚了罷。」黃撫台罵聲：「混帳！你當外國人是同咱們中國人一樣的麼？不要說現在還不過午牌時分，就是到了三更半夜，有人去找他們，他們無有不起來的。你不記十二姨太太前番得了喉痧急症，那天晚上已經是三點多鐘了，打發人去請外國大夫，聽說褲子還沒有穿好，他就跑了來了。」戈什哈又回道：「外國大夫要救人的性命，所以要早就要，要晚就晚。現在是外國官，外國官是有架子的人，有架子的人，總得舒舒服服睡睡中覺。大帥這時候去，倘然他正在那裡睡中覺，大帥還是進去好不進去好呢？」黃撫台急連罵：「胡塗蛋！你也幫著人家來忤我嗎？」戈什哈不敢响，只得退在一旁。黃撫台當下回進上房，用過午飯，便叫預備轎馬。轎馬齊了，剛剛要動身，黃撫台又問：「你們知道這兩個武官住在城外什麼地方啊？」一句話提醒了眾人，大家都楞著，回說：「不知道。」黃撫台跺著腳道：「你們這些東西，連外國武官的住處，都不打聽打聽明白，就來回我嗎？」

一個家人伶俐，上前稟道：「大帥出去，正走洋務局過，待小的進去問一聲就是了。」黃撫台方才點點頭，上了轎，出了衙門，那個家人早趕到洋務局問明白了，說外國武官住在城外大街中和店。黃撫台便吩咐打道中和店。及至到得中和店，洋務局總辦帶著翻譯，也趕了來了。當下執帖的傳進帖去。那兩個外國武官，是俄羅斯人，正在那裡門牌消遣呢。看見帖子，便問通事什麼事，通事他本城撫台來拜，他便叫請。黃撫台落了轎，自然頭一個走，洋務局總辦第二個走，後面還跟著個衣冠齊整的英法兩國翻譯。到了店門口，三個俄羅斯武官，都是戎裝佩刀，站在那裡迎接。黃撫台緊了一步，一手便和有鬍子的一個俄羅斯武官拉手，轉身又和兩個年輕的俄羅斯武官拉手。洋務局總辦和翻譯也都見過。俄羅斯武官便望店中，讓一大群人進了店。到了客堂裡，有鬍子的武官先開口說道：「煞基！」黃撫台不懂，眼睜睜只把翻譯望著。誰知翻譯只懂英法兩國話，俄羅斯話是不懂的，急的滿頭是汗，一句都回答不出。黃撫台十分詫異，洋務局總辦亦不得勁兒。後來還虧俄羅斯武官帶來的通事趕將出來，說他說的那句話，是請大人們坐下，黃撫台這才明白，翻譯打著英國話問道：「豁持由乎乃姆？」是問他的名姓。俄羅斯武官也瞪著眼，通事卻懂得，指著那有鬍子的說道：「他叫奧斯哥。」又指著那兩個年輕的說道：「上首這個叫曼喬，下首這個叫斯堵西。」一邊說，黃撫台早已謙謙虛虛的坐下了。洋務局總辦拖過一張椅子，遠遠的在下首坐下。翻譯也坐在背後。通事叫店裡的伙計送上茶來，奧斯哥又說了句「古斯」，通事搶著說：「請大人用茶。」黃撫台把手搖了搖，心裡想：「這麼剛剛道過名姓，他就要端茶送客了，意思站起來了。通事連忙說：「他們俄羅斯人，是不懂中國規矩的，大人別當作送客。」黃撫台這才把心捺下。當下通事又細細的說道：「他們三位，都是俄羅斯海軍少將職分，像中國千總這麼大小，於今到省裡來，是來遊歷的，順便要看看省裡的製造局。」黃撫台對通事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是我兄弟款待不週，以後有什麼事情，須要他們見諒。」通事翻給奧斯哥等三人聽了，三人連連點頭。黃撫台見無可說得，便站起身來道：「回來請三位進城來，兄弟在衙裡，備了一個下馬飯，務請三位賞光。」通事道：「大人賞飯，什麼時候？」黃撫台屈指一算，嘴裡又咕咕唧唧的，說「來不及，來不及」，低頭一想道：「晚上八點鐘罷。」通事又翻給奧斯哥等三人聽了，三人齊聲說道：「黑基斯。」通事道：「他們說那個時候要睡了，好在他們還有幾天耽擱，大人不必急急，竟是改日領情罷。」黃撫台無奈，只得悵然而出。他們三人連通事，照例送出大門。

黃撫台先上轎，洋務局總辦帶著翻譯跟在後面。黃撫台在轎中傳話，請洋務局總辦張大人不必回去，就到衙門裡罷，大人有話商量。洋務局總辦張顯明，只得跟著他進了衙門，先落官廳，等候傳見。黃撫台進去換了便服，便叫巡捕官請張大人到簽押房裡談天。張顯明到得簽押房，黃撫台早坐在那裡了。

張顯明見過了，黃撫台先稱贊俄羅斯武官形容如何魁偉，氣象如何威猛，我們從前的年大將軍年羹堯，大約也不過如此。張顯明只得唯唯稱是，不敢駁回。落後提到翻譯身上，黃撫台皺著眉頭道：「不行啊，他平時誇獎自己能耐如何了得，怎麼今日在那裡成了鋸了嘴的葫蘆了呢？老兄你想想，他坐在家裡，一個月整整二百兩銀子的薪水，這樣的養著他，是貪圖著什麼來？明兒通個信給他，叫他自己辭了去罷。」張顯明大驚失色，連忙回道：「沈翻譯只懂英法兩國話，俄羅斯話實在不懂。別說他了，就是現在外務部裡幾位翻譯，只怕懂俄羅斯話的也少呢。」黃撫台駁他：「照你這樣說來，北京俄羅斯公使有什麼事找到外務部，難道做手式麼？」張顯明道：「回大帥的話，他們外國，無論放公使的人，放領事的人，總得懂咱們中國話，所以北京俄羅斯公使，是會說官話的。不但是他，就是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美國、日本國、意大利國、葡萄牙國、挪威國、瑞典國，以及那些小國，做到公使的，沒有一個不會說中國官話的。於今這三個俄羅斯武官，他們是新從旅順口來，所以不懂中國話，好得他們海軍裡頭的人也用不著懂中國話的。」黃撫台才默然無語，一回又發狠道：「無論如何，這沈翻譯我是一定要打發他的了。」張顯明站起來走近一步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大人！難道忘了這沈某是方宮保薦過來的嗎？」黃撫台這才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這沈翻譯是方宮保方親家薦來的，我如何忘了！真真老湖塗！幸而還好，這句話沒有說出口，要不然，方親家知道了，豈有不招怪的麼？如今我仰仗方親家的地處正多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謝張顯明道：「幸虧你老兄提醒了我，否則糟了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黃撫台又說：「到明兒如何請俄羅斯武官？還是在衙門裡，還是在洋務局？」

張顯明道：「大帥且不必忙，等他們來回拜之後，預備兩桌滿漢酒席，送到他們店裡，也就過了場了。不必到衙門裡，也不必到洋務局裡，操大帥的心了。」黃撫台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這是這麼罷。」張顯明見話已說完，便站了起來，說：「大帥沒有什麼吩咐了罷。」黃撫台道：「沒有什麼事了，沒有什麼事了。」家人便喊「送客」。張顯明退出，黃撫台送了兩步，忽又停住說：「正是，我竟忘了，前兒說的聘請顧問官這件事，雖然沒有頭緒，老兄可放在心上，隨時留神罷。」張顯明又答應了幾聲，才下台階。出了宅門，到得大堂底下，轎子早預備了。上轎回去，更無別話。

且說剛才黃撫台親家長、親家短那位方宮保，現任兩江總督，是極有聲望的。黃撫台仗著拉扯，才把自己第三位小姐許了他第二位少爺，雖未過門，卻已饋遺不絕。這沈翻譯從前是兩江陸師學堂裡學生出身，方宮保有天到學堂裡考驗功課，見他生得漂亮，應對詳明，心上便歡喜他。監督仰承意旨，常常把他考在高等，等到卒了業，便有人攬掇他何不去拜方宮保的門。

後來費了無限的心機，走了若干門路，方才拜在方宮保的門下。

方宮保便留他在衙門，幫著翻譯處弄弄公事，每月開支三十兩薪水。不想這位沈翻譯忘其所以，在南京逛釣魚巷，游秦淮河，鬧得不亦樂乎。方宮保有些風聞了，一想是自己特拔之士，不可因此小節，便奪了他的館地，叫人家聽見了，說我喜惡無常，後來想定主意，寫了一封薦信，薦到黃撫台這裡。黃撫台看親家情面，把他委了洋務局翻譯優差。平日豐衣足食，一無所事事，一個月難得上兩趟洋務局，總算舒服的了。今天跟著撫台去拜俄羅斯武官，不懂話，當面塌了一個台，大為掃興。第二天，見了總辦的面，還是越越的。張顯明把昨天那些話隱過，並不泄漏半字，只說現在中丞打算聘請個顧問官，你洋務裡朋友，有自揣材力能充此任的，不妨舉薦個把，等我開單呈上去，一則完了他這樁心事，二則顯顯你的朋友當中，有這麼一個人材。沈翻譯道：「等翻譯細細的去想，想著了再來回覆大人罷。」張顯明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回家想了半夜，突然想起了個同窗來了。姓勞名字叫航芥，原籍是湖南長沙府善化縣人，隨宦江南，就在南京落了籍。十二歲上，就到陸師學堂裡做學生，後來看看這學堂不對勁，便自備資斧，留學日本先進小學校，後來又進早稻田大學校，學的是法律科。過了兩年，嫌日本學堂的程度淺了，又特地到美國紐約，進了卜利技大學校，學的仍舊是法律。卒業之後，便到香港，現在充當律師。

中國人在香港充當律師的，要算他是破天荒了。沈翻譯在陸師學堂裡的時候，兩人頂說得來，等到勞航芥到了日本，到了美國

紐約，到了香港，還時時通信給他。這回想到此人，便道像他這樣，大約可充顧問官了，後來便中告訴了張顯明張總辦。

張總辦又回了黃撫台，黃撫台大喜，說像他這門一個顧問官，才能夠和外國打交道，吩咐張顯明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叫沈翻譯打個電報給他，問他肯來不肯來？他若是不肯來，只好作為罷論，他若是肯來，我們再斟酌薪水的數目。」張顯明得了話，自去關照沈翻譯，沈翻譯擬了一個電報底稿，請張顯明看過，然後交到電報局裡去。

一枝筆難寫兩處，於今且把安慶事情擱下，單說勞航芥。

原來勞航芥自到了香港，在港督那裡掛了號，管理詞訟等事，俗語就叫作律師，住在中環，掛了牌子，倒也有些生意。但是香港費用既大，律師又多，人家多請教外國人律師的多，請教中國人律師的人少，漸漸有些支持不住。本來想到上海來掛牌子做律師，驀地接了同窗沉某的一個電報，安徽撫台請他去當顧問官，他有什麼不願意的？一面回電答應了。黃撫台便和張顯明斟酌了好幾天，認定八百銀子一月的薪水，二百銀子的夫馬費。他先還扳價，禁不住沈翻譯從中磋商，覆電說是盡一個月內動身回華。黃撫台盼望，不必細言。

再說勞航芥有個知己朋友，叫做安紹山，這安紹山是廣東南海縣人氏，中過一名舉人，又中過一名進士，欽用主事。會試的時節，剛剛中國和一個什麼國開釁他上了一道萬言書，人家都佩服他的經濟學問，尊為安志士，後來在京城裡鬧得不像樣了，立了一個維新會，起先並不告訴人這會裡如何的宗旨，單單請人家到某某會館集議。人家到了，他有些不認識的，一一請教尊姓大名，人家同他講了，他使了枝筆，講一個，記一個，人家並不在意，等到第二日，把那些人的名字，一個個寫將出來，送到宣南日報館裡，刻在報上，說是維新會會員題的名，人家同他爭也爭不過來，他的黨羽一日多一日，他的風聲也一日大一日，有兩位古方都老爺，聯名參了他一本，說他結黨營私，邪說惑世。上頭批出來了，安紹山著革職，發交刑部審問，取有實在口供後，再行治以應得之罪。他有個同年，是軍機處漢章京達拉密，悄悄送了他一個信，這下子把他嚇呆了，他想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，連鋪蓋箱籠都不要了，帶了幾十兩碎銀子，連夜出京，搭火車到天津，到了天津，搭輪船到上海，到了上海，搭公司船到日本，正是累累若喪家之犬，芒芒如漏網之魚。北京步軍統領衙門奉了旨，火速趕到他的寓所，只撲了個空，覆旨之後，著各省一體查拿而已。安紹山既到日本，在東京住了些時，後來又到了香港住下，有些中國做買賣的，都讀過他的方言書，提起來無有一個不知道他名字的，這回做了國事犯，出亡在外，更有些無知無識的人，恭維他是膽識俱優之人，他也落得借此標榜，以為斂錢愚人地步，這是後話。

這天勞航芥得了沈翻譯的電報，忽然想到了他，就去拜望他。剛才叩門，有一個廣東人圓睜著眼，跣著鞋走將出來，開了門，便問什麼人，其勢洶洶，管牢的印度巡捕，也不過像他這般嚴厲罷了。勞航芥便說出一個記號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